新增格古要論

格古要論序

石鼓無聲非張華不能扣紫珎有識非竇儀不能知故知博古博物君子所當務雲間曹明仲世為吳下簪纓舊族博雅好古凡世之一事一物莫不究其理

明其原而是非真偽不能逃其鑑由其見之廣識之精而講之素也因讀書之暇閲世之玉石之難辨紅紫之亂朱遂著為格古要論以辨釋器物使玉石金珠琴書圖畫古器異材莫不明

其出處表其指收而真偽之分了然在目凡詐偽苦窳之器不能眩惑求售可謂有益於世矣予竊觀而愛之頗為增校訂其次第敘其篇端亦可謂格物致知之一助也君子觀之更能以

辨物之玉石辨人之玉石使卞和氾泣宋愚免笑庶有以發明於世豈小補哉

雲間舒敏志學序

格古要論序

先子貞隱處士平生好古博雅素蓄古灋書名畫古琴舊硯彝鼎尊壺之屬置之齋閣以爲珍玩其售之者往來尤多予自幼性本嗜之侍於先子之側凡見

以物又遍閱圖譜究其來歷格其優劣別其是非而後已迨今老尤弗怠特患其弗精耳嘗見近世紈袴子弟習清事古者尤有以惜其心雖愛而目未之識矣因取古銅器書畫異物分其

高下辨其眞贋正其要略書而成編析門分類目以格古要論以示世之好事者然其間或有謬誤尚冀博識君子幸而正之

洪武廿壹年戊辰春三月望日

雲間書昭明仲書于澳上以實古堂

凡例

一格古要論一書舊刻歲久損壞今博訪初本以補其闕亡初本所無仍從其舊

一舊本文字多有重複今校定删去之

一舊本中多魯魚亥豕之誤至有以芉爲羊者今加攷正間有不可稽考者姑從之以俟博物君子焉

新增格古要論凡例

一格古要論刱始於雲間曹明仲編校於雲間舒志學是編合舊本二本而錄之亦格物致知之事也

一本得之前鑾成侯公子李雍篇目頗多而脫悞殊甚

一本得之同寅王事常熟孫紀篇目畧於前本而脫悞亦多

一本古碑法帖纔二十一條而陜西及各處碑帖則全不及錄

二本古善畫者畧載十二三人今各增入

一二本目録始末不同佐謂物莫古於琴書在學者所當先務今是正之以琴書列于卷首而以畫次於金石遺文法帖題跋之後云

一舊二本俱分爲五卷今以古琴論爲首卷古墨跡論分爲上下二卷名公題跋以類而入若歐曾二公金石遺文法帖題跋又自爲一卷餘皆仍之而事實則加詳舊本焉

一文房四寶皆儒生日用而不可缺其一者若歐公硯譜則叅入七卷古硯論內又作文房論以補

其遺句爲一卷云

一唐宋以來誥勑體式題跋先正書押皆吾儒之所當考究列爲一卷

一傳國玉璽功臣鐵券敎令服帶紫金魚袋與夫民生耕織之事宋元宮殿之制皆不可不知作雜考一卷於其末云

一是編古琴碑帖書品文房皆㕘以事林廣記歐陽公硯譜及天基陶九成書史會要吳興夏士良圖繪寶鑑并佐家藏古碑法帖目錄及所見聞者與夫名賢題跋考究各以類增入于後其續

增者註曰後增其新增者註曰新增或只註增字舊本則不註

一金石珎寶器物之類亦各隨所見聞以類增入

一是編自景泰七年丙子夏四月中旬得李孫二公舊本至其秋七月考校增完又至天順三年己卯夏四月上旬欲命工鋟梓點校始完

新增格古要論凡例　畢

新增格古要論目録

古碑法帖

東庫本　賜書堂帖　甲秀堂帖

二王帖在臨江　群玉堂帖　李靖西岳書新增

壇山石刻新增　千祿書新增

新增陝西諸碑帖

宋鄭文寶翻刻嶧山碑

唐聖教序記僧懷仁集右軍行書　唐僧智永真草千文

唐張旭草書千文　唐僧懷素三種草書千文

唐李陽冰篆書千文　唐僧懷英篆書千文

夫子廟堂碑虞世南真書　孔子廟碑懷英篆

右軍筆陣圖行草　唐率更皇甫君碑真書

玄宗一行禪師塔碑 分　唐僧彦修搗衣篇 草書

唐僧建初三藏塔銘 行書　韓擇木薦福寺碑 八分

玄度十八體書　褚遂良臨聖教序 行書

褚遂良臨蘭亭序 真行

唐張頌榮州刺史碑 行書

新增各處碑帖

南京　南直隸

宋李處巽刻嶧山碑 篆　應天府學

唐李陽氷譙卦爻辭 篆　太平蕪湖

梁陶弘景瘞鶴銘 真　元趙子昂度人經 小楷

宋蔡杭致廣大十二大字　俱鎮江府

朱頤極敬齋箴 蘇學 又詩　子昂言偃詞堂記 常熟

茆山二碑 一顏真卿真字 一張從申行書　句容

御書第一山三大字 鳳陽龍興寺　米芾第一山字 盱眙

詹孟舉千文 寧國府

宋克七姬權厝志 蘇州府陳宗文家

宋克蘭亭十三跋　宋克前出塞詩

宋克與俞仲幾書

〡〡鮮學士送任參政詩 草　已上俱松江府

僧訥老千文 草 靈巖寺　子昂歸去來辭 行

子昂春夜宴桃李園記 崑山 俱蘇州府

子昂千文 鮮于千文

鐵佛鍾銘 俱松江府 寶晉齋帖 無爲州學

北京 北直隸

趙子昂臨王右軍小楷樂毅論黃庭經

趙子昂書張平叔金丹四百字 中楷

子昂臨蘭亭定武本 唐僧亞栖草書千文

子昂臨顏魯公行草座位帖藁 俱在北京國子監

北岳恒山碑 一蔡邕葉隸 一蔡有隣唐隸 定州曲陽縣

唐李邕行書雲麾將軍碑 順天府良鄉縣學

石鼓 凡十史籀小篆有潘廸音訓 在北監大成門上

宣父 蔡邕隸書 在真定府

壇山石刻 史籀篆 在趙州贊皇縣

韓延壽碑 宛平縣

金党懷英隸慶壽寺碑 今亡

蔡邕八分書淳于長夏承碑 廣平府學

山東

李太白大書壯觀二字 在濟寧州城南樓上

李斯玉筯篆之罘山石刻 登州府文登縣

李邕行書葉有道碑

趙子昂行書栖霞阡表

孔子廟諸碑 凡二十餘碑

孔子手植檜贊 米芾行書

皇明尊崇孔子并岳瀆祀典碑 詹孟舉眞書

秦李斯篆書嶧山碑 翻刻在今鄒縣 又泰山碑

孔子聖賢像贊 在兗州府孔廟

孟子像碑 在鄒縣孟廟西南簷下最古

孔子子思墓石壇上刻文 俱漢隸 在孔林

魏封孔羨宗聖侯碑 曹植文 梁鵠書 在孔廟

伏羲帝堯堯母三廟碑 俱漢隸 在曹縣

周公廟碑 漢隸 孔廟東土中

房定公墓碑 玄齡父 李更眞字 章丘縣

齊太公廟碑 汲縣 黄石公廟碑 東河

山西

絳帖　蔡邕隸書郭有道碑 平晉縣

魏并州刺史王垣碑 隸 絳州

漢郭林宗墓碑 隸 介休

魏穆祚碑 隸 介休　堯碑 汾水東原上

河南

汝帖　蔡邕隸邊韶墓碑 開封府

鍾繇書魏受禪碑　又上尊師號 俱許州

老子銘 歸德鹿邑縣　遺教經 歸德州

鍾繇墓碑 中牟　漢大尉劉寬碑 隸 洛陽縣

洛陽令董宣廟碑　洛陽橋石柱銘 俱洛陽

漢大丘長陳寔壇碑 永城　漢僕射荀公碑 許州

漢橋玄二碑 宋城　比干墓碑

封比干墓銅槃 俱衛輝府

桐柏淮源廟碑 漢隸 南陽唐縣

圉令趙君碑 漢隸 南陽縣文廟中

顏母陳夫人碑 真卿書 鄧州

蘭亭序 歸德州　蔡襄真書晝錦堂記 彰德府

周府東書堂法帖

周府臨蘭亭序及流觴曲水圖

浙江

孔門聖賢像賛 仁和　又有五經石刻

趙子昂行書東嶽行宮記 長興

顏真卿書放生池碑 長興　七觀帖 寧波府

蘭亭序修禊圖 山陰　孔子廟碑 李陽冰篆

城隍神碑　吏隱山諸石刻

黃帝祠宇四大字　鼎湖二大字

縉雲縣三大字

縉雲縣學四大字 俱縣令李陽冰篆 七書俱縉雲

觀瀾二大字 驛中　顏真卿射堂記 俱湖州府

赤松山三大字　赤松宮三大字

北山二大字　智者寺

天清地寧四大字　俱李陽冰篆　光孝觀

徐偃王廟碑　隸　已上五書俱金華府

范文正嚴先生祠堂記　桐廬釣臺

鄂武穆王像　杭州廟中　胡安定先生像　湖州書院

江西

趙子昂示子手帖　行　臨江府學

詹孟舉大字千文　一在布政司　一在鄱陽

宋孝宗誠齋二大字　隸　吉水玄潭觀雪浪閣後壁上

文丞相大魁字方一丈有賛　進士第一之堂中門壁上

張南軒禮義廉耻四大字碑　俱廬陵縣學　隷古

朱子太極圖說　一在南安府學　一在撫州府學

天文地理圖　魯國圖　俱撫州府學

朱子上帝臨汝八大字方一尺

朱子脫去凡近四大字　瑞州府學

朱子明倫堂三大字　吉安府學

元周伯溫四體千文　鄱陽

宋黃山谷書狄梁公碑　九江府彭澤縣

蘇東坡書歐陽子醉翁亭記　行書力四寸　府學中

孔顏大小二碑像贊 文廟中 俱吉安府

小字真楷考經 吉安府學

陶淵明歸去來辭 在南康府 東坡山谷二碑俱行書

子昂行書歸田賦

劉次莊戲魚堂法帖 俱臨江府學

宋歐陽公瀧江阡表 永豐歐鄉

臨本多心經 吉水清涼寺

薛尚功編次歷代鐘鼎彝器法帖 臨江府學

玉枕蘭亭 臨江府

戴叔倫遺愛碑 撫州府 月儀帖 臨江府學

湖廣

唐顏真卿真書摩厓碑 永州府祁陽

朱子繫封說辭 常德府學

李邕行書嶽麓寺碑 衡山下

張紫微城南書院四大字 長沙府

松軒乾坤清氣四大字 方五尺 道州

向子廓隷古周子拙賦 道州

朱子太極圖說

顏真卿洼尊銘 報恩寺 一在郴州江畔

崔令問陽華岩銘

唐李嶠碧虛洞三大字 篆 已上俱道州

宋龔頴秀山斗門四大字 篆 常德武

舜子巷義井碑 秦 隨州

羊祐峴山碑 襄陽府 陰符經 争戒院

武陵法帖 即前朱子繫辭 武陵縣 潭帖 見前

福建

元吳志淳千文 篆 梁蕭子雲出師頌章草

王梳蘭亭 小楷 般若臺三大字 神光寺

朱子光風霽月四大字 翻刻江西白鹿洞本 已上俱福州府學

朱子耕雲釣月四大字

朱子讀書二大字　長樂

朱子容膝及天光雲影四字　雲谷

帝王聖賢將相像　淳化法帖　見前

廣東

漢隸桂陽太守碑　韶州府樂昌縣

東坡韓文公廟碑　真　潮州府韓廟

天厓海角亭碑

廣西

東坡真書羅池廟碑　柳州府柳子廟

蔡邕隸九疑山碑

四川

卷之四

宋崔白 增　文與可 增　李伯時 後增

郭忠恕 增　董羽 增　蘇東坡 後增

張舜民 增　楊補之 增　從子

陳所翁 增　李唐 後增　馬逵 後增 父子

夏珪 後增　元趙子昂父子 增

李息齋 增　宋錢舜舉 增

元顏輝 增　盛子昭　元陳珏父子 增

王元章 增　張天師 增　蕭月潭 增

李雪菴 增　李如菴　僧雪窓 增

高士安　高克恭 增

卷之六

珎寳論

古銅論　孫本始此

卷之九　補遺

文房論 新增

卷之十

新增格古要論目錄畢

新增格古要論卷之一

雲間曹昭　明仲著
雲間舒敏　志學編校
吉水王佐　功載校增
新都黃正位　黃叔重校

古琴論

斷紋琴

古琴以斷紋爲證不歷數百年其紋不斷然斷紋有數等類　有蛇腹斷其紋橫截琴面相去或寸許或寸半（一作半寸）　有細紋斷如髮千百條　或有背面皆

斷者（背一作底）

又有梅花斷者其紋如梅花頭此爲最古　琴雖古而有斷紋者不精實脆透　及有病者亦不爲奇也

僞斷紋

用琴於冬日内曬或以猛火烘琴極熱以雪罨（音奄）激裂之然漆色還新　又有入鷄子白灰内漆後以甑蒸之懸於燥處自有斷紋此皆僞者

唐宋琴

唐時有雷文張越二家製琴得名其龍池鳳沼間有舷餘處悉窪令關聲而不散

宋時置官局製琴其琴俱有定式長短大小如一故曰官琴但有不如式者俱是野斵宜子細辯之

古琴色

古琴歷年既久漆色一作光盡退其色如烏木此最奇古也

古琴樣

古琴惟有孔子列子二樣琴合古製　若太平古琴以一段木為之　近有雲和樣者其樣不一皆非古製也

製琴法見事林廣記　新增

造琴之法木用陰陽取其相配以召和也桐木屬陽以爲琴面梓木屬陰以爲琴底面圓象天底方象地長三尺六寸象三百六十日合十三徽以應律呂象十二月中徽爲君以象閏也

帝王世紀曰炎帝作五絃之琴以應五音記曰舜作五絃琴歌南風桓譚新論曰神農氏始削桐爲琴繩絲爲絃又曰周文王武王各加一絃乃爲七絃謂之文絃武絃

焦尾琴 新增

漢吳人有燒桐爨者蔡邕聞火烈聲知其良材請以

製琴果有美音而尾猶焦故曰焦尾琴

古琴陰陽材

古琴有陰陽材盖桐木面日者爲陽背日者爲陰不論新舊桐木置之水上陽必浮陰必沉反覆不易

陽材琴旦濁而暮清晴濁而雨清

陰材琴旦清而暮濁晴清而雨濁此可驗也

或云桐木近寺觀者佳以其旦暮受鍾鼓之聲故耳

純陽琴

底面俱用桐木謂之純陽琴古無此製近世爲之取其暮夜陰雨彈之聲不沉然必不能達遠聲亦不實也

琴有五不彈 見廣記 新增

疾風甚雨不彈 廛市不彈 對俗子不彈 不坐不彈 不衣冠不彈 右五者所以尊聖道而盡琴之理也

百納琴 後增

嘗見一琴是列子樣者其面闊一寸許桐木條以漆膠成斷紋尤多彈之聲如常亦無節病

列子琴 今不可考

佐按桐木是枯桐木最輕近寺觀聞鍾聲者最佳

琴卓 後增

琴卓須用維摩樣高二尺八寸 此樣一有可入漆于卓下 可容三

琴長過琴一尺許　卓面用郭公磚最佳　瑪瑙石
南陽石永石尤佳　如用木卓須用堅木厚一寸許
則好再三加灰漆以黑光為妙
佐嘗見郭公磚灰白色中空面上有象眼花紋相傳
云出河南鄭州泥水中者絕佳　多有偽作者要當
辯之　磚長僅五尺闊一尺有餘此磚駕琴撫之有
清聲泠泠可愛

格琴要訣　見廣記　新增

古琴冷而無音者用布囊砂罨候冷易之數次而又
作長甑候有風日以甑蒸琴令汗溜取出吹乾其聲

仍舊

琴無新舊常宜置之床上近人氣被中尤佳

琴絃久而不鳴者繃定一處以桑葉捋之鳴亮如初

大凡蓄琴之士不論寒暑不可放置風露中及日色中止可於無風露陰煖處置之

新增格古要論卷之一 畢

新增格古要論卷之二

雲間曹昭　明仲　著
雲間舒敬　志學　編校
吉水王佐　功載　校增

古墨跡論上

真行草書墨跡

真行草書墨跡之法姜白石書譜論之備矣凡辯古人墨跡當觀其用筆雖體製飄逸典重不同其法一也如真書宜逐筆折處看不可全以體製紙色言也

響搨

響搨僞墨跡用紙加於碑帖上向明處以遊絲筆圈却字畫填以濃墨謂之響搨然圈影猶存其字亦無精采

古墨跡紙色

古墨跡紙色必表古而裏新膺作者用古紙浸汁染之則表裏俱透微揭視之乃可見矣

古紙 後增

北紙用橫簾造紋必橫其質鬆而厚 南紙用竪簾造其紋亦竪晉二王真跡多是會稽竪紋竹紙 唐有麻紙其質厚又有硬黄紙其質如漿光澤瑩滑用

以書經故善書者多取其作字　今有二王真跡用
硬黄紙皆唐人倣書之也　五代南唐有澄心堂紙
絶佳　宋有澄心堂紙觀音紙匹紙長三丈又有綵
色粉箋其色光滑蘇東坡黄山谷多用之作字　元
有綵色粉箋蠟箋綵色黄箋花箋羅紋箋皆出紹興
又有白籙紙觀音紙清江紙皆出江西趙松雪子昂
嶁子山張伯雨鮮于樞伯機書多用此紙　又有倭
紙出倭國以蚕蠒爲之細白光滑之甚
皇明内用紙如前元但江西西山紙最髙　佐見髙
麗蠒紙細白光滑又勝於倭紙厚又加倍咨禮部咨

文可見

古帖難辯

唐蕭誠僞爲古帖示李邕曰此右軍真跡也邕忻然曰是真物誠以實告邕復視曰細看亦未能好（好作辯）以此論之古人墨跡未易辯也

古碑法帖

南北碑紙墨

北墨多用松烟色青　北紙橫紋其質鬆厚不甚染墨拂之如薄雲過青天凡北碑皆然不用油蠟　南碑用油烟墨々色純黑用油蠟打碑文厲墨皆倣此

蘭亭帖 後增

蘭亭帖世有定武本爲第一金陵清凉本爲第二其定武本薛珦作帥別刻石易去宋宣和間於薛珦家取入禁中建炎南渡不知存亡 清凉本洪武初因寺廢入官其石留天界寺住持僧金西白盜去後事覺其僧繫獄死石亦不知存亡

宋姜夔堯章蘭亭偏傍考 番陽人 新增

永字無畫發筆處微轉折　和字口下橫筆稍出

年字懸筆上湊頂　在字左人反剔

歲字有點在山之下戈口之右　事字脚斜擲不挑

流字內云字處就回筆不是點　殊字挑腳帶橫

是字下疋三轉不斷　趣字波畧反捲向上

欣字欠右一筆作章草發筆之狀不是捺

抱字巳開口　死生亾大矣亾字是四點

興感感字戈邊是直作一筆不是一點

未嘗不不字反挑腳處有一闕

右法如此甚多畧舉其大槩持此法亦可以觀天
下之蘭亭矣

五字損本者湍流帶右天五字有損也 已上俱見書史會要

跋蘭亭五字損本 新增　元黃文獻公

宋景定咸淳間賈氏似道枋國定武舊刻流落人間者少甚不以資其清玩嘗俾其客寥寺丞　叅校諸本異同擇其字之尤精善者輯成一帖命婺之良工王用和刻之經年乃就尋補用福勇爵以酬其勞其石後歸京師今在故執政吳公家　此本有悅生堂印必嘗備選擇者可寶也金華黃溍晉卿跋

唐太宗得蘭亭真本始末及定武翻刻石本 新增

廬陵曾宏父

永和九年暮春王右軍與親友四十二人脩禊于蘭亭揮毫製序興樂而書遒媚勁健謂有神助醒後連

日再書數十百紙終不能及右軍自珍愛之祕藏於家七傳而至智永子徽之派也舍俗爲僧居越之永欣寺以其手臨真草千文八百餘本散施浙東諸寺蘭亭序則以授弟子辨才俗姓袁梁司空昂之玄孫辨才寶愛此帖藏之寢室梁上置匣以貯之人所罕見唐太宗酷好二王書聚真跡幾三千六百紙暇日與魏證（魏徵因避諱作證）論二王書法證曰右軍存日自喜者蘭亭序今在辨才所太宗欲即取之證曰辨才寶此過於頭目未易遽索後召至長安因作贗本以示之辨才曰右軍作此三百二十五字憂天台白雲子

傳授筆訣以永字爲法深恨所收眞蹟兵火之餘求之不獲上留辨才而密遣搜訪但得智永千文以歸繼辨才託疾還山房玄齡薦御史蕭翼負才藝多權謀必能稱蕭翼梁元帝曾孫也太宗以命之翼曰若作公使義無可得之理願得二王雜帖三數通問行以往太宗給之翼遂易冠微服至湘潭隨客舟至越潦倒眞得山東書生體每日必入永欣寺觀畫壁過辨才院則休于門辨才見之問曰何處檀越翼答以北人寒暄纔畢語意投合延入圍棋撫琴握槊談文情甚相得便留夜飲設缸面新蒭江東云缸面猶河

此甕頭新醞也酒酣探韻賦詩辨才得來字詩曰初醞一缸開新知萬里來披雲同落莫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風長旅鴈哀非君有秘術誰照不然灰翼得招字詩曰邂逅款良宵殷勤荷勝招弥天俄若舊初地豈成遙酒蟻傾還泛心猿跡自調誰憐失羣翼常苦業風飄妍蚩畧同彼此諷詠自恨相知之晚綢繆踰月翼示以乃祖手書職貢圖辨才歎賞不已因談論翰墨翼曰先世皆傳二王楷書法自幼耽玩亦有數帖自隨辨才欣然約以明日携至如期而往熟視數過曰是則是矣非得意時書貧僧有一真跡翼

曰何帖荅以蘭亭翼佯笑曰數經亂離真跡豈在辨
才曰先師寶惜臨終親付於吾付授有緒明旦來看
翼至自梁上匣内出之翼見故指瑕摘纇分競不定
自示翼之後不更置梁上并翼二王帖借留几間辨
才時年六十餘日臨數過老而彌篤翼往還旣密辨
才偶出赴嚴遷家齋翼來謂守房弟子曰忘浄巾在
内乃爲撤關遂取蘭亭並二王帖函出於永安驛呼
驛長㥄愬告曰我是御史奉墨勑在此可報汝都督
齊善行馳至則宣示墨勑辨才時猶在嚴遷家聞命
不知所以見所謂御史者乃翼也聞取帖驚倒仆地

久始趂翼遂奉帖馳驛以進太宗大悅擢爲員外郎賜以金縷瓶瑪瑙碗良馬莊宅以玄齡舉得其人賜錦綵千段始怒辨才慳吝不與數日後仍賜物三千段穀三千斛辨才不敢自私施於寺建塔三級帝得帖命馮承素韓道政等各搨數本分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而一時能書如歐虞褚諸公皆臨搨相尚貞觀二十三年太宗不豫幸玉華宮含風殿命太子治以蘭亭敘從葬昭陵矣今馮承素等所搨之本在者一本尚直錢數萬也

右見法書要録何延年蘭亭記尚書故實并唐

野史

蘭亭叙梁亂出外陳天嘉中為僧智永所得至大建中獻宣帝隋平陳帖歸晋王王不愛之僧果從王借搨及登位終不求索僧果死辨才得之太宗為秦王因見搨本知在辨才處遣蕭翼取之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始搨以分賜近臣若錢鏗後人斧白所撰南部新書則言太宗在秦邸時歐陽詢就越訪求之武德四年入秦邸及搨本以送辨才趙景安雲麓漫抄引唐野史載智永所居之寺曰雲門會稽志則云智永與其兄惠欣本住郡

之嘉祥寺右軍舊宅也梁武以二僧能從釋教合二名改賜額永欣云

處士鄭元素温韜之甥隱廬山青牛谷四十餘載自言從韜發昭陵入隧道至玄宫見宫室制度宏麗幽深殆類人世正寢東西廂皆設石榻上列石函中有鐵漆匣悉藏前代圖書及鍾王墨跡秘護謹密紙墨如昨盡爲所掠韜死不知流散之所

右見鄭工部所編南唐記

唐太宗詔供奉臨蘭亭序惟率更令歐陽詢自搨之本奪真勒石留之禁中他本付之於外一時貴尚爭

相打搨禁中石本人不可得石獨完善石晉不綱契丹自中原輦寶貨圖書以北至殺胡林德光死永康立國乃交兵遂棄石而歸慶曆中李學究者得之韓忠獻壻也始以墨本示公公索石觀李瘞之地中李死其子出石始售於公本必千錢由是好事者稍稍得之後李氏子負官緡無償時宋景文公守定武時以公帑金代輸取石匣藏於庫非貴游交舊不可得也熙寧間薛師正出牧求者沓至薛惡其模打有聲乃刋別本于外多持此以惠求者此郡眞贋已有二刻矣其子紹彭又模之它石潛易元刻暗以自別遂

於古刻端流帶左右五字各剜損一二筆爲識或又謂古跡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又云字微帶肉乃唐古刻大觀中　詔取此石於薛氏家其子嗣昌納進御府　徽廟龕置宣和殿金狄之亂不知所在

右見何子楚跋語若滕章敏公則謂有游士携此石走四方後死於定武營妓家伶人孟水清取以獻是石本歸諸定武雖有六說然皆宋景文公守郡日也

薛紹彭既易定武石刻　祐陵取入龕置殿閣靖康

之亂金人盡取　御府珍玩以北此刻非虜所識獨
得留焉宗汝霖爲留守見之并取内府所藏不盡之
物馳進　高宗時　駐蹕維揚日置左右踰月虜騎
大至倉卒渡江因此竟復失之向子固爲揚帥高宗
嘗令宜搜之竟不獲
右見王明清揮麈録宏父嘗牘　高宗御札二
本一則付孟庾令於會稽向子固家取索米芾
所跋蘭亭序一則付還疑即尋訪定武石本
二宸翰孟之子以與腴庄張履履以畀宏父敬
勒石在前又觀王大醇詩有云昭陵末閟千年

跡定武相傳幾樣碑此是中原舊時本石今爲往落東夷又未知何所恐攙宏父刱鳳山書院於廬陵去郡城逵不二三里深得林泉之勝雖夏旱冬涸滂流自如稍東即泉所發源地甃石引水爲池様流杯池置亭其上友人継揚倅朱行父以引流間拉十數親友緬躅蘭亭因刊禊圖并考訂所以就爲小詩題贅于后時淳祐改元歲次辛丑斗柄揷亥上澣甲子日也鐫石于

廬陵鳳山別墅曾宏父謹識

暮春浴罷振春衣正是流觴脩禊時世事蔵機應落

落人情怂我揔熙熙醉能辭醉元非醉詩到無詩乃是詩備矣蘭亭衆君子不將文字立藩籬

一十一人詩兩篇成　一十五人詩一篇成

一十六人詩不成各罰酒三觥

河南

周府蘭亭禊圖考 新增　　王佐

周王府永樂十五年新刻蘭亭序脩禊圖并詩文考證共一卷絕佳睿翰亦甚勤矣其前五序一扁定武的本一定武肥本一定武瘦本一褚遂良模本一唐太宗模賜本圖後自製跋語其圖蓋模李公麟所畫

而翻白尤多比山陰禊圖稍細密圖後有天台孫綽後序序後有唐柳公權宋米元章跋語宋高宗行書付孟庚二帖俱旁註宋高宗御寶又其次有唐太宗得蘭亭二跋及定蘭亭審訣詩歌曾宏父詩又載姜堯章蘭亭偏傍考又載十七帖辨蘭亭旁註僧字不是曾字之誤末有𣪘下所跋蘭亭諸說識以蘭雪軒東書堂圖書記二圖書蓋此圖精緻得之者多自閟藏後生小子或未之見因併書之以示來者

天順改元歲丁丑春三月吉水王佐書 此丁指河南本

右王羲之脩禊帖爲古今書法第一 自唐以來摹

搨相尚各有不同而傳之久遠者惟石刻存故後世有定武褚遂良諸家不啻數十本贋者尤衆惟以定武本爲逼真其他亦有可觀者予閱之頗多今以定武本三褚[illegible]本一唐模賜本一刻之於石復書諸賢跋倣李伯時之圖蕪禊帖諸家之説共爲一卷讀書之暇惟自以爲清玩非敢遺示於人以爲楷式也

永樂十五年歳在丁酉七月中澣書

蘭亭後序

天台孫緯

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非所以淳之則清淆之則濁耶故振纓於朝市則克屈之心生閑步於林野則寥

落之意興仰瞻羲唐邈然遠矣近詠臺閣頋探增懷聊於暇昧之中期乎瑩拂之道暮春之始禊乎南澗之濵高嶺千尋長湖萬頃乃藉芳草鑑清流覽卉物觀魚鳥具類同榮資生咸暢於是和以醇醪齊以達觀快然兀矣焉復覺鵬鷃之二物哉耀靈縱轡急景西邁樂與時去悲亦系之往復推移新故相換今日之迹明復陳矣原詩人之致興諒歌詠之有由文多不載大畧如此所賦詩亦裁而綴之如前四言五言焉

栁公權狀

蘭亭詩蕪公權續得者亦封上伏惟檢領入篋餘與
面話不次十二日公權狀上給事閣老閣下青標擬
換却舊者謹白

米元章跋

右唐中書令河南公褚遂良所搨晉右將軍王羲之
蘭亭晏集序并諫議大夫柳公權所得群賢詩御史
檢法李公麟製圖皆駙馬王晉卿家所藏所謂三絕
崇寧三年六月十五日襄陽米芾書

宋高宗御劄 二 俱行書 孟庚任參知政事行宮留守

聞知會稽縣向子固有褚遂良所臨蘭亭序後有米

芾題識卿可取進來欲一閱之十一日付 寶 孟庚 押

蘭亭序 寶 郝付卿二十四日 押

一 劉餗嘉話蘭亭序云 見前法書要錄

王羲之嘗書蘭亭會序隋末廣州好事僧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蘭亭書二日神龜 以銅爲之腹受水一升以水貯之則能行 三日如意 以鐵爲之光明洞徹色如水晶 唐太宗特工書聞右軍之蘭亭真跡求之得其他本若第一本知在廣州僧而難以力取故令人詐僧果得其書僧曰第一寶無矣其餘何愛乃以神龜如意皆棄之 右見紀聞并書斷

唐太宗詔供奉 云云 見前

大醇詩有云昭陵永閟千年跡定武猶存幾樣

碑碑是中原舊時本石今焉往落東夷右見曾宏父議

定蘭審定訣我生適癸丑倒指十四周中間幾今古

沿革難泝流長歌繫顛末後山無與儔區區訪寡陋

欲陳良贅疣書家一詞称定本審定由來有要領鐘

墨或因三疊紙針爪天成八段錦中古亭列九處劐

最後湍流五字損界畫八麤九更長空一尾行意不

盡歐公集古莫之珎道祖懷壁西歸秦雲林寶晉昆

愽雅肉骨腧借脩江人近世王尤號多識肥瘦聚訟

徒紛紜手追賴有吳姜單粗於斯文能寫真々僞要

區別驪黃俱小節模拓偶濃淡豈足病奇絕取王褒木石貴完次剥缺鑒裁當精深副以右方訣右見曾氏跋尾詩句

又

十七帖中遠想慨然孔琳之帖恨恨腳中轉劇等字本皆側注後人模以入行雖失楷體猶於理未害至於讀蘭亭敘者以不知老之將至傍一僧字爲逸少作曾字之誤借使入行中則害理矣按古蘭亭敘本二十八行至十四行特濶者蓋紙接尾而不與知字適在此行之末梁舍人徐僧權於其傍著名當時謂

之押縫梁御府法書學多如此此帖僧字下失其權字近世人殊不知此乃云僧者曾之誤因讀爲曾不知老之將至今非也又按晉史逸少本傳及書錄皆載此叙而叙中並無曾字蓋可是正耳右見黃伯思法帖刊誤並法書廣錄

右蘭亭諸說今擇其言當者錄於此其他詁詞所論皆不紀之愚以爲書學之工亦小道耳誠不必留意於此要當寓意以適情興志於翰池之學者又當知之

偶乘秋凉以蘭亭諸說書此卷末復又不作楷殊愧

庸俗但欲識其事誠未暇較其工拙耳　七月二十五日

天順改元丁丑夏四月初吉吉水王佐謹録之於此

跋蘭亭圖 新增

金華黃溍晉卿

右蘭亭圖趙千里作永和禊集四十有二人其不見於史傳者世或莫知其姓名千載之下乃有能摹寫其儀刑風度以補史氏之闕者非直可資一時之清玩而已李伯時有觴詠圖好事者已爲刻石以傳此圖纖麗微密雖有善工亦未易刻尤可貴也

跋居西臺御史蕭爾嘉與臨蘭亭圖後 新增

予幼時聞文皇遣蕭翼賺蘭亭敘於辨才事頗疑之以爲文皇天縱人豪未必爲是猥屑也及覽劉餗傳記云蘭亭敘因梁亂流落人間陳天嘉中爲僧智永所得至大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又獻之晉王廣即煬帝也帝不之寶僧智果從帝借搨及登極竟不從果索果死弟子辨才獲焉文皇爲秦王日見搨本驚喜乃貴價市羲之書蘭亭序終不至及知在辨才處使歐陽詢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由此而觀辨才之師乃智果非智永求蘭亭敘者乃歐陽詢非蕭翼也汝陰王銍性之采餗所載謂餗父子世爲史

官是正文字尤精其言當不妄詆蕭翼之事鄙妄狹陋僅同兒戲且云秦邸不能遣臺臣文皇始定天下威震萬國尩殘老僧何敢靳一紙書其意心相合予疑於是頗釋或者謂辨才所居雲門寺有翼留題二詩胡曾黃三公皆信而不疑此圖不足取以為據至若閻立本繪辨才以翼圖則出於河延之等傳會謂為立本當時之所親見尤非也今閱此卷遂執筆詳識如此年耄神昏未必能中乎理又俟博雅君子定之

記蘭亭觴詠圖 增

金華宋濂景濂

蘭亭觴詠圖一卷相傳爲李公麟所畫觀其運意狀物極有思致似非公麟不能先畫蘭亭一所俯臨清流上甚幽靜四面皆蕪篠半捲旁周欄楯中設方几几上硯墨各一紙三二成軸一布几間有美丈夫坐几後冠竹籜冠服大布衣右手操翰冥然若遐思疑羲之草敘時也後列二童一侍側一吹火爇鼎上水沸將瀹湯前一童傍欄覗溪上中白鵞三一去一返頑一飛起波面厠二鵞間溪上皆崇山峻嶺布衣自中出三級水西寘酒尊四一童左手執袂右入尊酌酒一童執觴一童執壺夾左右立尊前有案列觴五

觴各有舟如荷葉一童執觴流於溪一童傴立其後舉觴次第授之旁有小挺觴泊岸觸之使逝又西有石磴上上覆舟一列觴三一童執壺注觴中一童取酒盃飲次書郡功曹魏滂右將軍王羲之滂左執卷回顧羲之伸右手欲索卷觀羲之左持卷授滂未授右執翰凝視若將塗竄然風流之狀猶可髣髴想見次書散騎常侍郗曇左右手展卷自誦次書滎陽桓偉餘杭令謝藤偉坦腹坐左手撚鬚氣甚豪右執卷倚大帶間藤解襟盤礴詩思久未屬握拳作欠伸勢次書侍郎謝瑰左持卷當膺右握翰撫膝上次書工

凝之頡川庾友王渙之凝之祖兩肩左手據視側右執卷授友上祖如凝之方軸紙作卷上未紙參差以掌齊之渙之祖如友兩手抱膝微吟次畫行參軍事丘崔祖裼如渙之伸一足坐舉手取觴飲次畫餘杭令孫統琅琊王友謝安行參軍曹茂之府主簿任凝統翹左足交兩手著膝安翹右足左手壓硯令不動右措墨作汁二人相向坐茂之兩手執紙直舒展轉軸之凝袒衣露左臂壓膝上翹一足如統旋首顧茂目光炯然次畫左司馬孫綽歛袵危坐若泊然無所爲者次畫頡川庾蘊年甚耄坐久思起右手據地一

童挾左臂扶之次畫行參軍楊模衣半袒單足起立屈一足揚雙袖向前翩翩如舞次畫王獻之王肅之鎮軍司馬虞說任城呂系府主簿后綿獻之襟紐半敞垂右手著地左按膝肅之困睫不可擎一手撚毿作針刺鼻令嚏說袒半衣兩手展卷讀系向說右手據席左統出臂後閣膝上臂露者半俯身就說作聽狀綿足心並翹一足兩手持卷夾膝身微側次畫參軍孔盛坦腹仰面視霄漢翹一足左持卷枕膝右據地傍一童伏溪岸以小撷致觴欲飲盛次畫參軍劉密坦衣坐左手執袂右入水徵波動指間前有觴泛

流而下欲取之旁有覆觴流出次畫王玄之衣與令王彬之郡五官謝繹王徽之玄之展卷斜視露左手右不見彬之與玄之對袒肩坐伸手借卷繹亦袒畨左臂右執翰壓臂上擠將搔之徽之左擎卷至額右操翰欲寫未寫次畫府功曹勞夷行參軍徐豐之夷豐之相向夷左執觴右手夾觴側若獻豐之豐之面仰視揎音宣捋也袖至腕上勢粗甚右手向身北取觴似欲酬夷者次畫長岑令華耆右執觴未飲左撚髭旁睨豐之洋上有喜色次畫徐州西平曹華右執卷側身欲讀左手隱次畫王蘊之鎮國大將軍掾卞廸司

徒左西属謝萬彭城曹諲任城呂本蘊之箕踞坐交臂兩膝間一握拳一舒掌上覆拳背廸半欵舉手迎觴欲取萬肩半坦左按紙右在肘下側目視廸諲伸右足左持觴頎本上翹一足屈臂拄膝持翰貼耳上頭微仰若苦吟者次畫上虞令華茂山陰令虞谷中軍參軍孫嗣茂袒背右執翰垂下欲擲轉首共谷語谷袒衣與茂同右持觴浮茂嗣拊掌大笑一足踞次畫陳郡袁嶠之行參軍王豊之豊之展卷抑首讀背微傴嶠之雙掌相向舞似對之擊節者次畫二垂擲夾石橋上有扶欄二童度橋上一持器疑貯觴者一

倚闌戟手指溪中溪左右各一童操小艇邀觴舟汳

之其側有覆觴二舟兩別有一童出柳下身半露自

蘭亭至石橋溪水詰曲流如龍奔溪右二十人溪左

二十有二人其中冠者十有二人巾者三十人衣皆

褒加紳各地坐藉以方裍或熊虎皮研紙墨筆各具

有詩者各係人傍兩篇成者十有一人一篇成者十

有五人不成者十有六人其狀人人殊誠可謂善盡

者已今去永和癸丑不翅千有餘年計其一時人物

之盛清標雅致浮動於左尊右俎間猶可即此圖以

想見其事然而俯仰今昔時異世殊崇山峻嶺固不

歿於舊而昔人果安在哉後之人欲見不可得徒想像於圖畫中亦足悲矣噫世間萬事往往如是何足深道唯辭章勞烈足以傳世于無窮其人雖死猶不死也如王謝諸人是已使公麟復生尚得描貌之乎予見此卷於友人家因借歸記其事如右時一觀焉則有不勝感慨者矣

定武蘭亭跋

國子祭酒南昌胡儼若思

王右軍蘭亭敘世傳書用蚕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徤絕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搆別體其時若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

終無如禊帖所書者右軍亦自珍愛留付子孫傳至
七代孫智永即第五子徽之之後掌其書至亡付弟子
辯才爲蕭翼紿而取之太宗尤用寶惜從葬昭陵唐
末之亂昭陵爲溫韜所伐其所書畫皆剔取其裝軸金
玉而棄之於是魏晉以來諸賢墨跡遂復流落人間
宋太宗時購募所得集爲十卷摹傳之數以分賜
近臣今世所傳法帖是也然蘭亭真本亡矣故不得
列於法帖以傳世今傳世獨以定武本爲冠而所傳
亦不一一云唐太宗以真跡刻寘學士院後宋梁徙
於汴耶律德光載歸棄於鍾山土人李學究得之埋

土中以別刻獻韓魏公李汶其子出之宋景文公買寘公帑薛向子紹彭載歸長安以別刻寘公帑大觀中就薛氏取寘宣和殿靖康之變金人以紅毯載取而歸一云唐太宗既得辨才真跡令趙模等摹十本賜方鎮定武以玉石刻之一云江左所傳會稽石也錢氏歸朝定武富民買之以歸一云自薛向作帥別刻石易去於元石鐫損天流帶右四字以惑人然定武又自謂有肥瘦二本而鐫損者乃瘦本爲真定武後復州以真定武本重模亦鐫損四字其字極瘦王順伯尤延之爭辯如聚訟然瘦本風韻竟勝而瘦本

之石宣和間就薛向家宣取入禁中龕于睿思殿東壁建炎南渡宗澤遣人護送此石至維揚虜至維揚不知所在或云金人以氊裹車載之而去其所傳顛末不同大槩如此（詳見後佐跋）今此本其來甚遠永樂四年五月余始得觀之較他本定武筆法差瘦殆所謂有風韻者今觀天流帶右四字具存當是定武初刻未鐫損時本也鄉里前輩凡論禊帖必以此爲言信知其可寶也

蘭亭諸帖記

復州裂本首六行斜裂第一行闕會字又永字與二

行會字三行畢字四行脩字五行爲流二字六行絃字正當裂處十三行因字內改筆作小仲字十七行向之字差大二十五行視昔下二字作國夫字上露初也字末行文字稍重乃景陵郡齋舊物湮沒民間宋紹興丁丑郡守何文度搜訪得之

豫章裂本首行關會字第二行亭字第三行群字第六行列字第七行幽字第九行勝字俱有關白又第九行觀字第十行以遊二字十一行樂也夫三字十二行抱悟言三字十三行形骸之外四字十四行其欣二字正當裂處餘同復州本

江州裂本首行闕會字第五行端字第六坐其二字第七行詠亦二字第八行清惠風三字第九行之盛二字正當裂處餘同復州本

鄱陽汪相家裂本首行闕會字第二行亭字三行群字四行流激字七行幽字九行盛字十二行內字十七行随字十八行猶字廿二行若字廿三行生行皆有闕白又其裂處正與豫章本同後有圖書二一云忠衛社稷之家

處州劉涇本云是巨濟刻家藏絹本首行會字全末題模家本留刻仙都又題紹聖丁丑蜀人劉涇字皆

全性第三行畢字闕白

石氏肥本云是石熈明摹刻石首亦闕會字筆畫雖

肥而意度亦有可取

不知處本首行亦闕會字其中多細裂而意度亦好

淡墨本前八行横裂第一行暮字二行甚字三行咸

集字四行有字五行流字六行管字七行幽字八行

暢仰字正當裂處又十七十八行有細裂文其原不

知何處

劉無言本首行亦有會字筆勢稍活動當是重刻褚

本褚本在宋時初藏蘇氏米元章以名畫易得之極

爲寶愛後嘉熙庚子西秦張澂清叔摹勒上石不知

無言何時又重刻也

宋嘉本云是智永館寫宋紹興間太守程邁刻眞郡齋筆勢雖縱逸而未免失眞首行會字亦全不有孫綽後敘是唐乾封二年僧懷仁集書又有秦檜吳傅朋題識俱在

北京本近出天師庵土中規摹意度與豫章本略同今在北京國子監中

右蘭亭諸本當以復州本爲勝次豫章本次則劉無言重刻本次北京本其他皆不及也豫章

胡儼記

蘭亭模本字考　王佐

各處模本蘭亭石刻癸丑二字畧小而相連崇山二字傍註因寄所託因字中改曾不知曾字旁註作僧字向之二字痛哉痛字悲夫々字斯文々字皆改而筆畫重視昔之下圈去二字東觀餘論云晉史逸少傳無曾字乃是徐僧權得之用名字小印押縫耳歲久止存僧字後人不知誤爲曾字脫落增添此字耳因并記之王佐識

蘭亭定武本跋　王佐

定武本是唐率更令歐陽詢信本以蘭亭真本臨摹最為逼真太宗愛之刻石置禁中詳見何子楚跋語宋慶曆中宋景文公祁守定武得之於韓忠獻公琦之甥家匣藏于庫故世傳曰定武本熈寧中薛師正出牧定武別刻一本于外以應求者於是定武本真贗有二刻石矣其子紹彭又模刻他石潛易定武真本於石刻上暗刻湍流帶左右五字各一二筆以私識之世因又號曰五字損本大觀中紹彭之子嗣昌以進徽宗龕置宣和殿靖康之亂金人不知此石刻之可寳也獨得留焉宗澤汝霖時為留守入內務見

此石刻取以馳進高宗時駐蹕維揚日置左右踰月
虜騎大至倉卒渡江東竟失此石札仰揚帥曰予固
宜搜不獲
國朝宣德四年兩淮塩運使金華何士英偶得之民
間一面肥本一面瘦本九年秋佐録囚至淮上士英
以數本見貽瘦肥本果剜損五字異於衆碑佐信其
爲定武原本也其年冬士英適考滿回至京師擬進
明年春
宣朝賀天士英得請致仕竟携此石以歸金華佐以
一本貽春坊左庶子周公崇述餘藏于家正統三年

惜遭回祿燬焉其後同寅貟外金華蔡安貴又得士英所蔵肥本嘗請予題其後云因併識之以告來者

景泰七年丙子夏五月節後二日竹齋王佐識

宋克仲溫戲書趙子昂蘭亭十三跋 任松江 新增

蘭亭墨本最多惟定武刻獨全右軍筆意此蔣紹起彭家所拓者不待聚訟知為正本也至元己丑三衢册中書時過安仁鎮正月望日 此三行錄字 字大七八分

蘭亭帖自定武石刻既亡在人間者有數有日減無日增故博古之士以為至寶然極難辨又有未損五字者五字未損其本尤難得此蓋已損者獨孤長老

送余北行携以自隨至南潯北出以見示因從獨孤乞得携入都他日來歸與獨孤結一重翰墨緣也至大三年九月五日孟頫跋于舟中獨孤名淳明天台人此四行零四字上比上差小一半皆餘字

蘭亭帖當宋未渡南時士大夫人人有之石刻旣亡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無慮數十百本而真贋始難辨矣王順伯尤延之諸公其精識之尤者於墨色紙色肥瘦穠纖之間分豪不爽故朱晦翁跋蘭亭謂不獨議禮如聚訟盖笑之也然傳刻旣多實亦未易定其甲乙此卷乃爲佳本五字鐫損肥瘦得中與

王子慶所藏趙子固本無異石本中至寶也至大三年九月十六日舟次寶應重題子昂此七行作章草字與上四行大小一樣

蘭亭誠不可忽世間墨本日亡日少而識真者蓋難其人既識而藏之可不寶諸十八日清河舟中此二行作餘字差小于上河聲如吼終日屏息非得此卷時時展玩何以解日蓋日數十行卷所得為不少矣二十二日邳州北題此一行半作餘字比上又差小

昔人得古刻數行專心而學之便可名世況蘭亭是右軍得意書學之不已何患不過人耶此一行半作行書比首三

行差大

頃聞吴中北禪主僧名正號東屏有定武蘭亭是其師晦巖照法師所蔵從其借觀不可一旦得此喜不自勝獨孤之與東屏賢不肖何如也二十三日將過吕梁泊舟題此四行作行書字比上畧小些

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筆之意乃爲有益右軍書蘭亭是已用筆因其勢而用之無不如志兹其所以神也昨晚宿沛縣二十六日早飯罷題此三行零二字作草書字比上差小

書法以用筆爲上而結字亦須用工蓋結字因時相

傳用筆千古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於天然故古今以爲師法齊梁間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終不可失也二十八日濟州南待閘題此三行半作小楷帶行字

二十九日至濟州遇周景遠新除行臺監察御史自都下來酌酒於驛亭人以紙索書于景遠甚衆而乞余書者坌來殊不可當適登舟解纜乃得休是晚至濟州北三十里坐展此卷因題此四行半草書帶草字與昔人得古刻同大

東坡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學蘭

亭者亦然黃大史又亦云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此意非學書者不知也十一月一日（此二行小楷作絲字）

大凡石刻雖一石而墨本絕不同蓋紙有厚薄麄細燥濕墨有濃淡用墨有輕重而刻之肥瘦明暗隨之故蘭亭難辨然真知書法者一見便當了然政不在肥瘦明暗之間也十月二日過安山北壽張題（此三行作蚕頭章草）

右軍人品甚高故書入神品奴隸小夫乳臭之子朝學執筆暮已自誇其能薄俗可鄙可鄙三日泊舟虎

跋待放閒書此三行作錄字略粗

庚戌九月望夜秉燭錄趙魏公子昂十三跋蘭亭一過付沈文學子時年四十有四吳郡宋克書

右吳中宋克仲溫書趙魏公蘭亭十三跋予愛趙公跋語有益於學書者於是乎書

天順改元歲丁丑夏四月二十四日王佐題

跋定武蘭亭肥瘦二帖　九靈先生戴良叔能

右軍蘭亭敘古今所共實而入石者非一大抵當以定武本為最勝然世之所傳者每有肥瘦之不同宋尤延之謂瘦者為真定武而王順伯則主肥者二公

皆好古博雅其辨古今石刻眞僞甚爲當世所推重而於定武一帖所論不同如此何耶孫氏藏此二本一類瘦者其一差肥使二公而在當必互有所稱許矣其家尚寶藏之他日子孫有能書者當推此爲書種

默成定武蘭亭記增　　金華曾肇王栢

蘭亭脩禊敘右軍之神筆也所謂遒勁固徙已備其美七傳而至智永其徒辨才尤秘藏如護頭目越二百六七十年而唐太宗以術取之未幾殉于昭陵而眞跡亡矣唐初善書者多而臨摹不止一家惟歐陽

率更爲逼真勒石禁中后晉時契丹輦歸流落于定武此所以定武本獨貴重於天下本朝慶曆中碑出民間歐公集古所見巳四五本乃以定武爲別本蓋亦未深考也其後米南宮所得止褚河南臨本耳自熈甯後薛師正父子別刻二本以易元碑於湍流帶左夫劖損一二筆爲識行於世者往々別刻本故定武真本亦不多見南渡以來紛々翻刻幾千石矣訛以傳訛僅同兒戲毋竊哂之寶祐丙辰仲夏將晦内兄潘伯遠之子出乃父遺訓以家傳數碑授于竊以後事而默成所寶蘭亭敘亦在其中予且悲且愳質

田以承命久而玩之實熈寍以前定武本也何以證之字有率更體而所剗五字尚可見也諸家所識精筆儼然在目千石辟易莫敢仰視如皓月中天而萬緯沉暉如祥鸞覽德而群飛歛翼自可獨步東南也方宣和紹興間胡馬南馳中原俶擾士大夫宜未暇留神於翰墨題識于後者猶二十餘人多一時名公卿也豈非懐古傷今而卒付之無言乎最後范太史中一跋微發其機寓感慨之深意真足以瘖晉室群賢之舌而奪之氣後之來者宜不復可措手矣惜乎元祐諸君子之故蹟脱落不存自是息影潛形百二

十餘年而歸於予以予無所嗜好一朝而得此方盛時之名刻傳默成衣鉢之餘玩亦異事也暇日摩挲展觀對諸賢姓名肅然起敬豈特慨世道之廢興而是物託諸人者已不勝其可嘆未知後之視今復何如也因題其顛末于后云

書蘭亭模本法帖後　胡儼

余嘗見此書真跡云是宋蘇易簡家故物世傳蘇家禊帖三本此爲第二本乃舜元字才翁房所藏題爲唐褚遂良所模其書毫髮備盡少長字世傳衆本皆不及長字其中二筆相近末後捺筆鉤回筆鋒直至

起筆處懷字內折筆抹筆皆轉側褊而見鋒蹔字內斤字足字轉筆賊毫隨之於研墨處賊毫直出其中世之摹本未嘗有也當時米芾甚愛重之以王維雪景六幅李後主翎毛一幅井徐熙梨花大折枝就蘇洎易得之洎才翁之子易簡之曾孫也今觀刻本乃宋嘉熙庚子西秦張澂清淑模勒上石少長二字與真跡合懷字蹔字有不同者意蓋模勒之不及耳要之筆活有鋒勢過他本遠甚上有易簡子耆天聖歲跋范文正王堯臣題識及元章贊辭人言爲舜欽藏本者非也考之舜欽房所藏蓋第三本唐粉蠟紙摹

其第一本又云有易簡題賛世遂皆不知存亡然聞字畫精妙俱不逮第三本也

蘭亭禊圖記　　王佐

佐幼聞之鄉前輩云右軍初書蘭亭序用鼠須筆蚕繭紙遒媚勁徤自謂有神助爾後累書數十百本皆不及心甚愛惜而藏之唐太宗酷好二王書法得真本蘭亭於僧辨才令歐陽詢褚遂良等臨摹以賜諸王以詢所書逼真者刻石寘禁中非諸王大臣不可得遺命以真本蘭亭從葬昭陵（太宗陵）陵爲溫韜所發得其真本此後流落人閒不知所在今所傳諸碑

皆真觀中臨本也故各有不同然世所傳蘭亭脩禊圖卷其敘不知書者名氏要皆歐褚之筆也其行疑字體大小塗改諸本皆同其圖則相傳爲李公麟之筆布置精妙不易得也天台孫綽後敘行書又不知爲何人之筆其次則有唐陸柬之蘭亭詩又其次則有宋高宗二御札宋米芾題識字皆可愛其後有盧陵曾宏父所敘唐太宗得蘭亭之始末及宋高宗失定武本之顛晦與夫薛紹彭父子翻刻定武本之由皆據何延之蘭亭記鄭工部南唐祀何子楚蘭亭跋語王明清揮塵錄而書之考究詳實其用心勤矣哉

淳祐初元宏父刻寘吉州鳳山别墅江鄉大族未嘗聞有存其本者而吾郡學士大夫君子又不知何故無一語及此者而其石不傳亦未知其自何時而燬于兵也今浙江紹興府山陰縣自

國朝洪武中有蘭亭流觴曲水圖石本往〻流傳於世蓋即宏父本也其題識如舊第未知何時人刻寘于彼也正統中碑石損壞又繼刻之亦未知何人所留意也王佐謹記

跋趙文敏公所臨蘭亭敘　九靈先生戴良叔能

前輩論逸少筆跡真者當祖之臨者宜子之旣鐫之

石而又摹臨之者其屬猶近繼此蓋遠矣文敏所臨本豈屬之近者非耶然傳之於世真贋常相半此本舊藏四明袁德平家文敏與德平友善故書以遺之奉化陳士中慈溪孫原道皆德平姻家子原道得之於士中而士中得諸德平前後相傳不出他族其爲真跡無疑矣原道與弟原理皆善書其必知所珎矣

金華王禕子充

跋王枕蘭亭帖 新增

蘭亭帖自唐以後分二派其一出於褚河南是爲唐臨本其一出於歐陽率更是爲定武本若王枕本則河南始縮爲小體或謂率更亦嘗爲之宋景定間賈

氏似道枋國凡蘭亭遺刻之在世者鮮不貢其玩好此本後有右軍小像且題曰秋壑珍玩其賈氏所重刻者耶洪武年王禕子充跋

臨江府有王枕蘭亭帖永樂中佐得之燬于火惜不知是何人所書近在南京李莊家見之云是趙子昂所書字皆蠅頭小楷方四五寸字行如蘭亭古本

跋石鼓臨本 新增　　王禕

岐陽石鼓二代石刻之僅存於今者也宋東都時嘗鑄金填其刻文移置宣和殿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棄去之故自靖康士宇分裂之後拓本絕不易得好

事者以銀一錠購其十紙則其見寶于世可知國朝既取中原乃輦至京師置國學廟門下於是近時楊本日以廣而字畫益漫漶不可辨矣云云元至正年義烏王褘子充䟦

題石鼓文後 新增

泰和楊士奇

右石鼓文十元國子司業潘廸考訂音訓刋附于後在今北京國子監此刻鄭夾漈定爲秦泰篆歐陽公集古録疑此文自宣王共和至宋嘉祐千九百年且文細刻淺理不應得存又疑其自漢以來愽古好奇之士皆畧而不道予謂石鼓文决非秦漢以下之人所

能所謂文細刻淺者安知當時不深刻歷世久遠則磨滅如此而今文字之存者計裁三之一耳其中不可辨識者又三之一則亦久遠之驗也

永樂　年泰和楊士奇題

佐按石鼓歌唐韓文公謂為周宣王時文公必有所見也

新增格古要論卷之二　畢